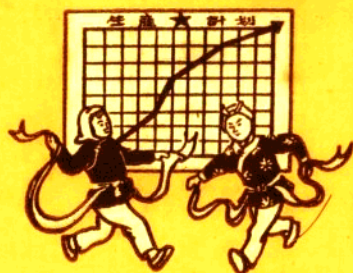


工人文藝輔導叢書



怎樣化裝

申懷琪 著

勞動出版社

7
S

目 錄

一 演什麼就得像什麼·····	(1)
二 亂塗是弗來事的·····	(3)
三 小姑娘臉上的皺紋·····	(8)
四 小夥子變老頭子·····	(15)
五 原來她是個中國人！·····	(22)
六 創造一個熟悉的形象·····	(26)
七 這樣才是個活的角色·····	(30)

一 演什麼就得像什麼

時間還很早，張領弟慢慢地走到老怡和紗廠去。今天是紗廠工會成立的好日子，精彩節目一定很多；本來，領弟是一個愛看戲的小姑娘，這次她那肯放鬆呢？領弟走過靶子路，見到有兩個小姑娘用紗圍巾蒙着頭跑過馬路來，在這兩個小姑娘後面，跟着一大羣人在看熱鬧，在叫好——噢！原來這是那一個紗廠到老怡和來參加節目的演員，她們是對面的照相館裏去拍化裝照的，透過紗圍巾，看得到那兩個小姑娘的一副得意的臉色，看她們的神氣，滿以為自己是一個「大明星」，而後面跟着的，就是一羣「影迷」似地。

領弟心裏想：這兩個小姑娘，既然已經化過了裝，還要在馬路上亂跑，引得這麼多人圍着她們看，真是太愛出風頭了。

這時，兩個小姑娘已經走進了老怡和紗廠，領弟也就跟了進去。

會場上人還不多，領弟擠到了第三排。

好半天，——會開完了，發過點心之後，跟着節目開始啦。第一個節目是恆豐紗廠的「秧歌舞」，接着是自來水廠的「打蓮湘」，都是很精彩的節目，受到觀眾熱烈的拍手。當法電的「魔術」表演完了之後，下面是運昌紗廠的活報，啊呀！巧得很，剛才在靶子路上遇到的那兩個漂亮的小姑娘，還是這戲裏的主角呢！說來也

奇怪，這兩個演員，那高的一個演老太太，可是她的臉上，却滿塗了胭脂口紅，雖然很多次都彎了腰說：「啊！可憐可憐我這五十多歲的老婆子吧！」台下面的人卻不住地抿着嘴笑起來，誰信呢，她的臉比十八歲還年輕呢！

在同家的路上，領弟心裏想着今天所看到的活報，想着演活報的這兩個主角：「……她演的是個老太婆，可為什麼要把自己打扮得這麼漂亮呢？」領弟又想：「……化了裝為什麼要跑到馬路上去招搖呢？……唉，這兩個小姑娘太愛出風頭了……我雖然不懂得演戲，可是像她這樣把自己扮得這麼漂亮，跟她演的人根本不配，真是笑話……」想着想着領弟不由得笑了起來，「……照我自己想，演什麼就得像什麼……演戲就要使看戲的人能從戲裏懂得一些道理，真不應該把演戲當作出風頭……」想着想着已走到自己宿舍門前，蹣着劉金鳳站在門口跟領弟打招呼。

「領弟姐，怎麼回來得這樣晚？」

「在老怡和開會。」

「噯，領弟姐，明天下午我們廠裏的文工團要到浦東參加節目跳『農作舞』，你不去？」

領弟想起了在老怡和看戲的事，連忙說：

「我？……好的，我一定來，我還要看你化裝呢！」

二 亂塗是弗來事的

第二天吃過了中飯，領弟、金鳳，還有好幾個參加舞蹈的工友，約好一塊兒到廠裏去。因為四點鐘要趕到浦東，所以一到了廠裏馬上跑到飯堂間去化起裝來。

金鳳向負責的工友同志領了鏡子和化裝用品，揀了近窗口的一個桌子放下。領弟也跟了過來，坐在桌子的另一面，不閃眼地望着金鳳的動作。

金鳳先用一塊毛巾把頭髮緊緊包住，叫它在化裝時不會滑到臉上來搗亂，然後蘸了一些「凡士林」塗在另一個手心裏，再很均勻地抹到臉上去。

「我真不明白，爲啥要塗凡士林，弄得油光光地？」領弟雖然也見過別人化裝，但她心裏向總不了解這個問題。

「塗了凡士林，一面能讓化裝便利，一面又可以保護皮膚，因為凡士林擦到臉上，把汗毛孔封住了，以後再塗隨便什麼有顏色的油彩，就不會把那顏色裏的毒素吃到肉裏去了。」說着金鳳就又拿起了一張軟紙道：「你不要怕面孔上油光光的，還是要把它擦掉才能化裝，面孔上油太多了，化起裝來也不方便的……」

於是她輕輕地把浮在表面上的油擦去，接着拿起了一管肉色的油彩，像牙膏似地擠了一點在左手心裏。

「你看，領弟，要這樣調勻再塗到臉上去。」她一面說一面用右手兩根指頭像

膚墨一樣在手心裏攪和了兩下，再蘸着油彩，非常均勻地塗遍整個臉孔。這時她又說：

「千萬不要像塗雪花膏一樣用整個的手掌亂塗。亂塗是弗來事的，又浪費油彩，又塗不均勻，尤其眼窩這些地方……你看，領弟……」金鳳很快地已把油彩擦遍了臉，一點都看不出自己本色了。

「還像我哦？」金鳳半開玩笑地問領弟。

「有點變樣了。」領弟回答：

「塗頭一層油彩，就是爲了遮住自己本來的面孔，變成爲要演的那個角色的皮膚，人家都叫做『打底子』。」

「這個我曉得！」

「你看我今天爲了要跳農作舞，因爲是個農夫，臉上的底子就得打成天天被日晒風吹的膚色，我們自己本來的面孔太蒼白了。」

領弟點點頭。

「打好底子，就要塗眼圈，畫眉毛。」金鳳拿起一支修得很尖的眉筆，在離眼睫毛極近的眼皮上畫了一條線說：「畫了眼圈可以把眼睛放大，同時也可以讓台下的觀衆看得清我們的眼睛。畫好眼圈再畫眉毛，不過畫這兩樣東西，最好是先畫左邊，再畫右邊，這樣可以互相參照，不信你等一下可以試試看，要是先畫右邊就會

擋手。」

一面說着，她已經很快地畫完眉毛和眼圈。領弟看得出了神，心想金鳳真不愧是廠裏的「演戲專家」。此外，金鳳又在鼻子兩旁加上了兩塊黑。領弟覺得奇怪，問金鳳道：

「鼻子旁邊爲什麼要畫黑呢？金鳳姐。」

「這個……」金鳳想了片刻說：「……我也不知道……我見別人都這樣畫。」
「我總覺得鼻子旁邊加兩塊黑，不順眼。」領弟搖搖頭說。但這時文教科的工友同志在那邊叫了：

「喂！快一點化妝好嗎？快三點鐘了！大家回頭要趕不上擺輪渡了！」
演員們聽了這句話，都加緊了動作，金鳳也忙着站起來，向着旁邊那個桌子上叫喊：

「阿毛姐！你把粉盒遞遞過來好嗎？」

那邊阿毛遞過粉盒粉撲和粉刷，笑着對金鳳說：

「你胭脂還沒有塗，就要上粉啦？」

金鳳接過了粉盒，忙坐下對鏡子一照，果然臉上連一點紅都沒有，連忙蘸一絲絲紅色在兩頰上勻開，笑着對領弟說：

「你看我忙得連胭脂也忘了，這樣上了台，人家還以爲我是癆病鬼呢！——

說：

塗了胭脂，塗了口紅，再對鏡子一照，不缺什麼了，於是她拿着粉盒懇求領弟：「謝謝你給我撲撲粉好不好？」她把粉盒交給領弟之後，就又在自已脖子肩上圍起一塊毛巾，遮蓋住了她的衣裳。

領弟給她撲了少許粉。

「不行，領弟，粉撲得太少了，這樣臉上化的裝一不留意就弄去了，而且油光光地像出汗一樣！」

「真的？」說着領弟又給她加上了好多粉，看看臉上已像個石膏模型了，領弟才拿起軟軟的羊毛刷子把多在臉上的粉刷了下來，另一小部份已給油彩吸收住，和油彩結成極薄的一層，固定在臉上，擦也擦不掉了。

「謝謝你……」金鳳接過羊毛刷，很感激地說：

「那裏的話，金鳳姐，照理我該謝謝你才對！」兩人都笑了。

負責的工友同志又在催每個演員趕緊換衣裳，等一切辦理妥當趕到黃浦江邊，那知時間還早，大家才放了心。

這次的演出成績很好，回來之前在那裏先卸了裝。

卸裝阿毛最快，因為她懂得卸裝最省力的辦法，這一下也給領弟學會了。

她先把凡士林塗在深顏色的地方，像眉毛、眼圈，用軟紙擦去，再塗油在較深

色的地方，像胭脂、口紅等處，又用紙擦去，最後塗比較多的油在全臉，其餘的底色一擦而淨，走了出來之後沒有一個人能看得出，她是曾經化過裝的。

另外也有幾位工友，因為卸裝時不管深淺擦了油亂塗，結果弄得頭髮根裏都是擦不掉的油彩，情形真是糟透了！

三 小姑娘臉上的皺紋

現在領弟也參加了廠裏的文工團，並且在工作空餘的時候排起戲來，她們排演的是「小姑娘」，領弟在裏面擔任了一個角色，就是那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她雖然很高興，但也很擔心，因為這是她生平第一次演戲。

經過一個多月的排練，戲是熟悉了。因為這次是請了廠外文工團的工作同志來負責導演的，所以一切比較正規化，她們還打算在「三八」婦女節的慶祝會上參加演出呢！

已經是三月一日了，領弟總擔心着演出時怎樣化裝——這在她確是一個難題呢！於是她去請教那位負責導演的王同志。王同志安慰她不必過份擔憂，並指導她怎樣有步驟地完成準備工作，告訴她：馬路上、小菜場，以及自己的鄰居家蘊藏着許多寶貴的材料，要多去觀察，觀察和自己所演的那角色相近似的老太太們，看她們臉上的皺紋，是怎樣的一條又一條，把這些材料很細心地記下來。還要用心去想：她們為什麼要生這麼多的皺紋？是生活上的關係嗎？是生理上的關係嗎？在自己心裏得到了解答，再把這些材料引用在自己的角色上。自己演的既然是個封建頑固的老太太，那麼就得知道像她那麼大的歲數，像她所生活的那個家庭環境，會影響她的臉上生長些什麼皺紋，——因為一個人的臉，就是她過去的生活的縮影。

領弟懂得了王同志的意見，決定照他的辦法去準備。因為自己有了辦法去解決困難，她再不像過去那樣焦急，而是隨時隨地都去注意自己周圍這些人的臉，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人。

一天早上，廠裏正好歇工，領弟同金鳳拿着菜籃子去菜場買小菜，誰知剛到菜場的路口，看見好多人圍成一團嚷嚷，不知在幹些什麼。她們倆也好奇地湊上去看看熱鬧，哦！原來是一個賣蔥薑的老太婆與來買菜的老太婆，爲了多拿了她幾根大葱在吵嘴。那賣蔥薑的老太婆拉住來買蔥薑的那個老太婆死命不放，硬要她再補五百塊錢，那個來買的「客人」不肯損失自己既得的利益，所以雙方就吵鬧不休了！

旁觀的人看得津津有味，領弟也看得津津有味，她從這兩個老太婆的臉上，看出了她們以前不同的生活歷史。在生理上說：這兩個人都老了，臉上有許多皺紋，雖說兩個人都有了不小的皺紋，細細去看這些皺紋有着很大的不同；那個賣蔥的，因爲過去生活較苦，每天總要皺着眉頭愁吃愁穿，所以有些地方的皺紋，像兩眉之間，和嘴邊的兩條，顯得更深了，就是額角的一些皺紋尖和嘴角，都向下拉着，一副「苦相」。回過頭來再看那來買蔥薑的老太婆就顯然不同，雖然她也瞪着兩個眼在爭吵，但她的額角向下的皺紋都不太顯，只是眉毛上面這一部份瑣瑣碎碎很多紋，就是嘴邊的紋也不是直直的，而是彎彎地像是臉上多了兩塊肉而已。

「喂！領弟，你怎麼看呆了！」

正當領弟看得出神，金鳳不耐地在催她，她就只好依依不捨地向菜場裏走進去。

在菜場裏面，領弟的腦子老轉着這個念頭，自己所演的那樣一個頑固的婆婆，怎樣參照着剛才這兩個老太婆去化裝呢？一部份要根據賣菜的皺紋，另一部份還要參考買菜的皺紋也是必要的。在她們兩個人的臉上所沒有的，還可到別的臉上去尋找，「對！」領弟更有把握了。

菜場裏的人多了起來，但擠來擠去領弟像是全不覺得，她一心一意地在找老太婆的臉看。

三月七日下午，「小姑娘」這個戲要在廠裏大禮堂預演了，一些工作人員都忙着佈置舞台，演員都集中在後台試服裝和化裝，領弟的化裝因為比較特殊，由負責導演的王同志幫助她。

領弟也像上次金鳳一樣用毛巾包好頭髮，臉上塗勻了凡士林，也用軟紙輕輕擦去，剛開始打底子，她發生了困難：「用什麼顏色呢？」她不由得去問王同志。

「你想，」王同志對領弟解說：「首先，這老婆子是個農民，絕對不會像都市裏婦女因整天不見日光而那樣面色蒼白，但也不像天天在田裏工作的農夫那樣是晒焦的皮膚，她雖是住在鄉下，因為上了年紀也不致常常出門，並且年齡高了更不會有



圖一 富裕與貧窮二種臉型

紅潤的面色。」

說着王同志從油彩盒子裏蘸了些肉色，又加上了極少量的棕色，再用手指在手掌裏一調，兩種顏色混成了一種，正是常從老年人臉上所見到的一種淡淡的黃褐色。

「你看！」他遞給領弟看，並且說：「還是我來給你化吧！」於是他很均勻地把顏色抹在領弟臉上。

領弟忙拿過那面小鏡子來看着。

然後王同志又挑了一些白色的油彩。

「你想：一個人年紀老了，臉上的脂肪少了，所以骨頭都露了出來，像這裏，像這裏……」

他指着眉骨、顴骨、腮骨、下顎等處。

「因為露出來的東西比別的地方高，所以總是比較最先着光，先着光的地方顏色就比較淡，所以把這些地方加上了點白色，就更顯得突出來了。」

他照他所說的地方，以及鼻樑上，都淡淡地打上了白色，並且在與底色接邊的地方搽得更淡，甚致分不出來。

「相反在這些着光最強部份的下面，像眼窩、顴骨下



二圖 臉部的陰影和骨骼的關係

面和鼻子的兩側，爲了使它更成立體，所以都加上些深的顏色。」

他用棕色加上點黑色，混成了深棕色塗在這些地方，也淡淡地勻開，使它看不出連接的地方。

「可是我們要注意！」王同志像警告似地說：「千萬不要塗錯了地方，弄得非但不像是臉上因缺乏脂肪而陷了進去，相反倒弄得個一臉黑。」

他笑着又說：「我可以告訴你一個簡便的辦法，就是當我們還沒辦法畫得正確時，我們可以先用手在臉上各處撫摸一下，凡是骨頭下方可以按得下去的軟地方，都是可以上深色的地方……」

「那麼鼻子兩邊呢？」領弟爲難地問，並且連想起兩個多月前看金鳳化妝時，她們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你看！」王同志在她鼻子兩邊也用深棕色畫了兩條線。

「只要在鼻子旁這斜坡上，由上面淡淡地拉下來，可不要出了這範圍而塗成了兩個莫名其妙的黑塊。」

他用手指按着這條線向內向下拉開。

領弟連忙又拿起鏡子一看「啊呀，真的老了，眼窩這麼深，顴骨那麼高，鼻子也高起來了，她簡直不認得自己。」

接下去用普通的牙籤蘸着油彩，畫了顴骨頭上的皺紋，眼角眼下的皺紋，以及

嘴邊臉上的一些皺紋，都是用同樣的方法，先畫上白線，再在白線下面畫上黑線，再用手指同時按住這黑白兩線向兩面一拖，這經過「手術」的線紋，兩種顏色溶在一起，非常柔和地成了一條條立體的皺紋。

「你看，」王同志指着，讓領弟從鏡子裏看，「皺紋也要這樣畫才顯得立體，只畫一條黑線是不夠的。因為人臉上的皺紋也好，陰影也好，都是由於骨頭聳出，或是一塊一塊皮膚擠擠和摺疊而成的，都是一塊一塊立體的東西，決不是平面的一塊黑或一條線……」

領弟心裏佩服王同志，但她也有點着急。

「王同志，今天你給我畫得這樣好，可是下次我怎麼畫呢？要不要用一張紙照着鏡子畫下來？」

王同志一面給她完成了一條凶凶的眼眉和眼睛，又給她撲上定粧粉，一面說：「不要緊，今天你用紙畫下來作參考也好；不過以後畫起皺紋來，我可以對你說一個便利的法子，就是自己先把臉上皺紋皺起來，再根據自己臉上的紋路畫下來，也是可以的。」

第二天是「三八」節，她們在紀念會上參加了這個節目，王同志因為自己有事沒有來，化裝只得領弟自己動手，雖說她懂了一些方法，畫得還過得去，但比起昨天王同志所畫的是差得遠了。

後來也曾遇見過王同志，王同志安慰領弟不要着急，要慢慢地去練習。本來也是，化裝不是一天兩天就學得好的，俗語說得對——「熟能生巧！」繼續學習，定會得意來愈好的！

四 小夥子變老頭子

上總文工團在滬東辦事處開辦了文藝學習班，領弟被工會派去學習腰鼓。

有一天，教腰鼓的茹同志爲了回到團部去參加一個重要的演出請了假，領弟就跑到戲劇組教室去旁聽戲劇化裝。這天所講的是毛髮化裝，並且還有實習。

領弟一進去，看到大家正圍在一塊學習製作粘鬍子用的「酒精膠」，見他們把搗碎的松香粉放到一個鐵的罐子裏，又倒了比松香多一倍的酒精，然後就用火點着這罐子裏的酒精讓它慢慢地燃燒起來，負責的同志用一根細鐵棒不斷地攪和着，直到松香完全燭解爲止。

「現在酒精膠快做好了，各位同志，你們說怎樣使這燒着的酒精熄掉？」負責的同志問大家。

對面一位女工同志，很有把握似地湊上去，對着鐵罐子裏狠命地一吹，那知不吹還好，這一吹却把燃燒着的酒精吹到台子上來了。同學們都着了慌，有的埋怨這女工同志，有的亂亂糟糟也不知怎麼辦好，然而這位負責同志却不慌不忙地用一塊濕的抹布蓋住桌子上正燃燒着的酒精，真是「會的不難」，桌上的火經這樣一蓋，馬上熄滅了。

「吹是不行的」負責同志說：「只要用一塊比較厚的紙頭向罐子上一蓋，裏面